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兼濟堂文集卷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能

兼濟堂文集卷十五

大學士魏裔介撰

記 說 跋 募疏文

平山縣三門寨新修天柱山北武當宮殿記

天地間一氣之所融結而已矣峙而為山流而為川結而為日月星辰散而為人物草木莫非此真氣也而神得之以為神聖得之以為聖仙得之以為仙佛得之以

為佛不知者二之知者一之矣顧帝王治天下者必得山河之勝宅中以圖大而仙佛之修道者必選靈秘之區絕塵以棲真如五嶽五臺終南峩眉天台鴈宕九華廬山盤山黙蒼海內名山指不勝屈此雖在塵世實無異碧落天宮也余少年常欲煉龍虎修鉛汞結黍米之金丹証無為之妙訣而遭世多難蒼生倒懸遂易其自了之心奮為濟物之願潦倒名利塲中三十餘年牙齒搖落而鬚髮蒼皓矣夙昔意中所願往者竟為虛談惟

於臥遊草堂中覽圖畵峯巒岩岫以自適而已同邑有僧類隨者本姓王氏城南之駐駕村人出家於趙州之觀音院住錫於平山之覺山寺堅持戒律禪心湛寂知人法之兩空悟定慧之相依凌霜冒雪肩頭一杖訪余於樗林曰先生知平山縣有異境乎余曰不知也類隨曰是山在平山之西九十里初名三門寨由坡陁而行漸入崗阜逶迤崎嶇復歷數里入寨有摩呵堂長廊洞遂過仙人橋惟見青黛壁立高至百仞濶處可容萬馬

陋處僅可容舟奇花異草散漫山谷間四季不絶松栢
橡栗之樹大者數圍參天而起泉流濴洄而曲折珍禽
異獸喓喋嘷呦多不知名惟南北東三門可入其西如
芙蓉翠屏隔絶不可通矣中有玄帝殿三間前列廊廡
後倚重峯直侵雲霞覿者瞻悚有逕可陟爰建玉霄之
宫所以事上帝也而烟火廚庫修真煉性之室亦俱整
潔而幽邃左有金壯洞靈雲洞右有土府洞三眼洞冬
燠煖而夏涼爽可以誦丹經逕髙真養谷神飱沆瀣遠

隅獨世頤養天和驂鸞駕鶴計日成功焉其外環而遶之者則喻珈寺覺山寺揷旗腦石板廬前所朝對者淸風窟也住持者爲中貴林公本河間府任丘縣人俗名重華明季原任內官監順治初年出家法名淸德别號真隱子日日靜坐今年七十矣改此山爲天柱山北武當葢以配南武當也余甞讀道書玄帝紀欽禮修真始末八十三化頓應事蹟太和紫霄五龍玉虚等宫圖如身在天宫日月風雷之傍而拜伏金闕玉陛之下也玄

帝乃元始化身三皇時下降黄帝時復下降於淨樂國孕十四月而生越海東來修道於翼軫之下七十二峯之間今之均州太和武當山是也山自乾兌起跡盤旋五萬餘里上冲紫霄天下無雙是山雖邈其幅員然自北嶽而來迢迢奔騰忽開奇峻正在坎位洪荒以來莫有具眼識之者今始發其瑰瑋之光吐其瀠泱之觀矣玄帝躡坎離之真精攝玄武而鎮北方以是為行宫也即擬之為天一真慶宫豈不可乎余故述其顛末不特

表此山之神異顯帝德之廣遠庶幾修道之士堅心厲志銷去邪障養其浩然之氣拔宅飛昇世豈遂無其人也

南和邑侯錦雯吳公廟碑記

余甞讀漢書見朱邑桐鄉之事病且死屬其子曰死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甞我不如桐鄉民其後果然民為起冢立祠至今不絕又讀五代史而見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吏民上書乞留葬汝州詔許之太師馮道論之

曰劉君為政非能減其租稅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他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上下二千年間僅見此兩事耳今者南和錦雯吳公既死而民思之不絶為立祠歲時享之殆與前二事並之而為三也南和當燕趙之衝官其地者往往得志邢州縣有九譚吏治於此若涉虎尾履春氷能勝其任而愉快哉獨吳侯之来尹也為政三月而頌聲作和之士農商賈暨父老子弟相與揚

旌樹幡曰真父母前此未之見也朔望謁廟曰瞻望弗及歡聲如沸以為常栢邑去南和僅四舍余聞之問侯之治行何以致此其邑之人曰侯能去無名之征侯能盡除火耗侯能捐一應雜派侯能無以衙前伍伯下於鄉侯能不以票帖米鹽酒醋擾於市侯能理究獄侯能惠學校是數者侯之所以治也余曰美哉侯之治也信其為古之遺愛矣今

天子憫念民生所以加意二千石璽綬吏者甚重然吏

治未盡登於古或有若束濕若乳虎若蒼鷹飾虛聲干進多乾没以潤橐者有能為聖天子愛養斯民者乎宜急抜擢之以風示海内既聞侯之治有聲迹則志之弗敢忘而孰意天不憖遺俾長逝於此土也邑之士農商賈曁父老子弟號咷哭泣若喪考妣然不特邢州各邑也又旁及於鷄澤永年隆平余柏鄉之人亦有賫楮帛而往哭者士大夫哀之無不失聲嗚呼使非侯之公廉慈愛何以致此侯死數月其民痛之思之考地於縣治

之南為廟以祀堂三楹廊廡皆具歲時以祭將立碑周
子茗柯來請記余曰是余昔所聞賢父母也是余生平
慕朱邑劉審交殆有相符者也凡近人所為去思碑與
生祠者我知之矣或上之人邀譽于百姓以揜蔽其劣
跡或下之人希其膴仕以求媚焉以此相習為故事故
碑與祠往往不足重也今侯勞於邑而死非有所邀譽
於百姓也又非下之人希其膴仕以求媚也侯之愛民
至矣民之愛侯亦至矣愛之不得見則思思之不已則

為廟以崇之若侯之日臨於邑也豈非出於至誠而不可解哉以此見人心不滅循吏不可為而可為也邑人欲葬侯于和而不遂廟之猶葬之矣列之史冊與朱邑劉審交媲美千秋可也侯錢唐人壬午孝廉善詩賦古文辭所著有娱暉堂集嶺西集蘭陵草白門草諸刻行於世前任蘇州肇慶二府司理名最著今特舉其及於南和者為勒一片石而記之

崇福寺記

釋氏生於周昭王庚戌之歲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迄於今尸祝而社稷之者奔走無停晷夥矣哉雖然佛道盛孔氏之道衰也令使聖人在上道德明禮樂興五倫立風俗醇則夭札疵癘之害銷而萬物皆融融焉以遊於和所謂勝殘去殺也必世而仁也以言清淨真清淨矣以言慈悲大慈悲矣奚用披緇薙髮以求出世之說哉故余嘗論釋氏之教有體而無用者也而其體亦釋氏之體孔氏之道體而兼乎用者也而其用則生人之用

自世道交喪橫目之民既不達夫孔氏之體而兼乎用者又罔叅乎釋氏之體而不合于用者于是輪廻報應三途六道之說膠固于人之肺腑而不可解雖其化導末俗不為無助而要非天理人心大中至正之極也鄗之北有村曰河頭村之北有寺曰崇福相傳創於明昌四年大定初僧了殊修葺維新元末圮廢明景泰間鼎建加擴隆慶四年復修至今日又八十年滄桑異運頹然剥落村人袁公諱汝霖耆年而長者也募諸檀越庀

材鳩工煥然改觀不日落成而求余文以記余嘗考之史傳高邑與栢鄉皆為古鄗地而余又常往来泲槐二水之濵樂其風土之美人情之厚買田於村之西將追柴桑處士之遺躅而家焉他日歲時伏臘與野老樵牧過兹寺而談為善之事五倫風俗漸漬以入將啟其愚昧而引之歸於大中至正之極是亦納約自牖之義也可不記乎乃書而載之石

栢鄉縣重修學宫記

吾邑侯萊山章公浙之君子有德者也研精經學探藻埶苑既下車之次年民習其教吏懾其威桴鼓不驚賦稅如額訟簡矣刑清矣環顧黌宮泮水而嘆曰是何其偪側而湫隘乎與廣文先生謀是宜拓其規模治其傾廢廣文先生雀躍而前曰善顧貲財匱乏何所取給適余請告歸里首捐以為之倡好義者趨集不惓維日躚實沘之次宮中之池澄如也池外之牆翼如也牆表之坊儼如也咸告竣侯偕廣文先生暨諸弟子落成走北

京師求余文以記余聞而嘉嘆不已爰述侯修之之指以告邑之博士弟子曰昔古帝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建學為首務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故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泮宮者半於辟雍之宮令邑壤地雖小泮宮之來久矣拓而修之豈但踵事增華以為觀美乎將以國家風勵學宮之義而成其德業者也將以先王禮樂詩書之意而淑我髦士也將以胡安定之經義治事朱考亭之居敬窮理許魯齋之明善

習禮而措之於躬行實踐也雖然吾於斯有所慨矣夫陽宗不曜則爝火争暉時雨不沛則灌溉尸利聖人之道不明則異端邪說羣起而眩瞀天下之目黄鼓天下之耳蠱惑天下之心自三代以後如老莊楊墨管商申韓荀楊皆足以害道而天竺之害為尤甚若夫雕鏤詩賦記誦辭章揣摩帖括窮年兀兀接踵比肩從事於利禄之途而不知天命人心仁義之本然者尤近代學人之通獘也嗚呼歧趨者吾無論矣栽栽廟貌洋洋泮宫

奔走趨蹌伏其几而襲其裳字之曰仲尼之徒果仲尼之徒哉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金之在鎔惟治者之所鑄為民父母者弘甄治之化非學則何所從事耶令邑侯思敷教於諸生諸生得受教於邑侯闗性命之微言繼見聞知之統緒誠千載一時也執經問難大儒輩出禮樂在躬斐然可觀旦暮俟之若紆青拖紫能為時文以取科目焜燿一時而不志其逺者大者猶非邑侯令日君子學道愛人

之本指也是役經始於丙午之陽月告成于丁未之午月捐助縉紳士民及督工生員耆老等人書石碑陰以勸來者故為之記

重修關帝廟記

建大義於頹朝扶綱常於草昧當時服其英雄萬世頌為聖賢者誰乎關聖帝君也帝君在漢則前將軍耳生為漢臣没享漢爵何為而以帝君稱以帝君稱者從明代之褒封也夫天下嚮往之謂王天下主宰之謂帝帝

君何以得此隆稱哉嗚呼是殆非淺見薄識之所能測也當漢室傾危奸臣竊命魚龍混淆羣醜鴟張即稍有才識如荀文若張子布輩無不失身喪節唯帝丹心炳炳百折不回志吞華夏興復炎劉其視孫曹直牧竪鼠輩卒也皇穹厭漢天命難移白衣蔽於江上鼓聲死於麥城而漢室不可復振矣故吾謂漢不亡於鄧艾縋蜀之日而亡於荆州星隕之日也然自有帝君以身任春秋之統君臣大義燦然復明褫曹操之魂延獻帝之祚

一時臣子無不悼漢而欲食曹之肉惜漢而欲飲曹之血是漢雖亡卒未嘗亡也且令天下萬世尸祝之社稷之禋祀鐘鼓奔走恐後惴焉有斧鉞之恐凛焉若師保之臨雖窮髮龍燭之國鳥言卉服之鄉無異於神州赤縣由是觀之帝君之神如白日曜午震雷在天無一息而不赫赫若揭也夫人君之治天下有深恩厚澤加於百姓者不過數十年即服教畏神亦二三百年而止耳若帝君之以神治天下而為天下宰者雖萬世可也余

栢人之有帝君廟尚矣莫攷其所從來明萬厯二年張珖等修之前進士懐堂趙公為之記其文瑰瑋奇倔可與燕京正陽廟焦澹園碑文頡頏今順治庚寅兵燹之後棟折壁圮岌岌大壊庠生馮學古等糾合闔邑捐貲修葺貢生白玠請余為記余惟帝君之行實在漢青史威德在人耳目述之則累紙難盡且近於複也乃為闡揚帝君之所以有功於當時及萬世而享此隆稱者勒之豐珉俾後人入廟而祀覽之有感相與勉為正人無

忘此日修復之義焉

擬待漏院記

國家簡拔俊乂置之鵷班明光趨謁清覽披雲固非徒紆青拖紫為交遊光寵閭里炫燿已也一日立乎其朝則一日盡乎其職此即退食委蛇之際未嘗不有天威咫尺之思而况閶闔弘開青鎻追陪尤宜凜凜者與茲待漏院之設非無因也人臣進退文石之陛天子既已改容而禮之矣從容坐論夏屋渠渠奚不可然聖主在

上未明而思衣旣旰不遑食脱簪致警雞鳴示誡不敢稍自暇逸百爾君子焉得不夙興恐後而以顛之倒之爲畏耶而要非碌碌因人毫無建明第俛仰朝列遂可爲卸擔地也居宰輔之位則思格君心之非司錢穀之籌則思寛窮簷之力兵刑未靖何以黙銷夫寇賊奸宄禮樂未興何以振起乎文章學校至於職經筵者成就君德莫移於宮妾宦官居臺諫者講求國是要期於久安長治總之位不論大小凡一命以上膺朱紱之榮顧

此院者皆當齋心滌慮以靖獻於天子固不特鼎鼐鹽梅望而矜式已也不然星臨户動鳴珂建章雖識龍鱗之顔不聞羔羊之節其亦聽漏聲而捫心自惡已其慎之哉是為記

甘泉亭記

井者泉之所自出人所恃以養也易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井之為義大矣哉是以古之為城郭者必相其山川形勢氣脉之所在而後建邑濬隍

以安其人民社稷至於水泉之甘者則尤為飲食烹飪之所需不可一日缺焉吾栢之城為真定南境邢襄北境固咽喉重地也地之龍脉自賛皇縣五馬山蜿蜒而來水曰泜河自高邑縣南由栢城之北里許東趨於寧昌之葫蘆河亥龍入首水隨之而行地理之自然也北郭之西十數武爰有井焉清而且甘實為一邑之最每曉鐘既動關鑰初啓則邑人之汲者數十百人爭往井上如取如攜歸而貯之若盎若甗若甕若釜以薪以爨

酒漿餅餌子弟以供父兄僕隷以奉長上蓋以為固然矣然是井也自戊申年大水衝決四傍之土皆已傾圯獨有中央尚全無恙倘不及時修葺秋水泛濫一旦淹没甚可惜也且吾邑人既甞飲於斯矣吾邑人之祖若父暨厥高曾亦莫不飲於斯矣而忍聽其廢而不修乎哉於是衆議僉同曰是誠不可以不修修而砌之以石覆之以亭愚者享其利智者思其德渫而用汲並受其福飲水思源自今日始遂請余文以記其事余因名之

曰甘泉昭其實也

玉泉記

水之爲用大矣哉生於陽成於陰傾注四海灌輸六合其在地也無處不有而發源於星宿海者黃河其大也李白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東海有尾閭沃焦故海水歸焉然入於尾閭者復見於天上則銀漢爲章夫天至陽之積也太虛之府也非有滔滔汩汩如四瀆之汪洋浩瀚也亦曰水之至精之氣所發露耳

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銀漢者水之象也太平之世雨澤節甘露降若危亡之世則河竭山崩河竭者國將亡之兆消渴者人將死之候也昔見友人嘗患此疾日飲茶數十杯而渴不止彼其水之源已竭也崇禎庚辰辛巳間赤地數千里迨癸未甲申滹沱之水褰裳而度天地之水豈竭哉良由氣之閼塞反常耳黄庭經曰玉池清水上生肥故修道者以舌下神水謂之曰華池謂之曰泉糧常用赤龍攪水之法自重樓絳宫而納於丹

田則百脉有所滋息通體為之潤澤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品物流形也其法多於子前及寅時行之東坡所謂勾當自家公事也昔孔子在川上而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天地之水無一息之停人身之水上下流通亦無一息之停一有停焉則病矣人身之有疾或寒或熱水之滯而不通也息煩勞薄滋味戒情慾勤咽納則痰化為水而為身之用譬如寇化為民而為國之用也或謂水屬陰咽之無益夫水天一之所生而乃専謂之

陰耶易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能知泉之出於何所也則知陰陽之會而可以事内養之功矣

達公作字記

商之興也以伊尹周之興也以吕尚漢之興也以張良明之興也以劉基伊尹之出處子輿氏言之詳矣吕商釣於渭水而應非熊之夢三畧六韜為兵法祖雖曰禦敵應變之方而帝王致治之大畧亦載其中此黄石公所以授子房於圯上或謂戰國時人所偽作者殆非也

我

朝起於東方八旗之制暗合於黃帝八陣圖而余聞之學士禪布云其祖達公海聰敏穎悟迥異於人年十二能學習漢書盡窮五經增減蒙古字而為清字追蒼皇之鳥跡鄙程邈之隸書遂為一代文字之師其學於天文地理無所不窺攻城掠地望雲氣知吉凶人之善惡邪正言之皆驗其傳乃得之廣寧山中一道人後道人不知所往則其與圯上授書者同一轍也異哉

邰堯夫史稱其范陽人余向以為在定興涿州耳丁未主試武闈與冢宰杜純一談乃知其在寶坻至今有邰家莊其族姓尚繁盧照鄰賈島之墓亦在寶坻盧家墩其墳上常有霧氣之所結形如林木有河百餘丈深五六十尺通天津衛冬月出銀魚白如脂玉京師嗜味者美之以配鮮筍入春則無矣此一異也賈島墓荒圯已久有縣令為之立碣以祀未幾即為村人所踏曰島詩

人非我鄉人所知是骨朽已久而吏人數來落吾事廢之如故不封不樹嗟乎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浪仙有知豈復覬此一盃水一盂飯耶又云碣石今尚在永平海潮高則隨之亦高潮落如故其淪於海者非的語也余嘗慕堯夫之遠悲照隣之窮喜浪仙之棄浮屠而從學於昌黎也記此以為談資

龍宮取木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此人生之制也龍居於

海犀水滙瀦宜無事此者以余所聞則有異蓋龍雖以海為窟宅長子孫於其中而所寢處之宮室則以人間之木為之每至夏小滿後雨水連綿正其鳩工庀材時也天津之北古曰北海之濱與永平遵化諸邉口接壤中有滦河元人運糧以達上都應昌者是為龍宫運木之通渠矣每三年一伐木口外其伐木者水族人貌形如老叟布衣毛毼帽幽谷之中丁丁不絶犀山響應倏忽之間雷轟電掣風雨晦冥岫峪湧溢木皆矗起直抵關

隘守關者稔識其汎也開關而放之入水中木乃魚貫而進由灤河東南行達于海無一仆而浮者河上居人皆耳而目之又有移人之樓以去者午夜望之燈火熒熒至曉則滅海濱之薪每三年一次龍宮焚震方習習颷起候之海壖木之㮕者桷者楝者楹者皆半赭黝而焦朽擁湊海岸岸人拾以給爨供數月說者曰龍火自燒也余數詢之博物者非誣

南遊記

歲在乙酉余將南遊以閏六月二十六日憩東汪村墅南距鉅鹿北通東鹿古大陸澤也滏陽漳洨三水出其間夏月雨霖泛漲水濶數百里次晨登舟逆風而行見晩禾黍穀盡陷没於波臣唯髙秫顆顆然出水上如人在墻内而露其髻者土人乘舟刈之為炊爨計余詢之曰爾等洸竈産蛙擔石不獲終歲之計將若何舟子曰連歲荒殘寇盗旁午十室九罄我等小人未知所税駕也余默然良久念若輩木食草衣弱者塡溝壑强必挺

而走險能免爲釜中泣乎越新河城窪下水決可灌幸有堤民頗淳簡有司安静可卧而理也晩宿南宫聖門敬叔之所遊入其境田畝墾闢市廛喧鬨百貨咸備東行七十里無荒蕪者壯哉縣乎次清河城極小外有舊城基址盡瓦礫古所稱清河郡者趙宋時以滄定等州爲邉圉清河乃舟車輓輸之區人物輻輳雄於河北令亦稍僻矣二十九日至臨清當明之盛時繁華擬于廣陵姑蘇自崇禎癸未後大半焚毁縉紳驅車而過者寥

寥但隔河青帘摇摇猶聞歌聲嗚嗚然九十里至博平縣小而荒七月初三日至東阿戰國時齊之西鄙也東南兩面山色青翠松栢踈峙風氣甚美產阿硯阿膠阿井距城一舍餘井製造即非法管夷吾三歸臺存焉六十里為東平州梁灝故里也通衢有狀元坊閭左有梁氏門自晉天福漢周宋金元明以至於今七百餘年矣其子孫猶有為茂才者故塚纍纍其博物君子之報耶七十里至汶上夜渡板橋見汶水西流浩浩大觀也猶

有聖人流風初五日至濟寧州水陸襟帶乃南北衝要

初六日至鄒縣荆棘塞路尋土人作嚮導始達城城之東南門閉塞者三年門内蓬蒿丈餘狼狐之類白晝縱橫人立而噱見者毛髮爲豎也土人拾瓜蔓以充饑鵠面鳩形不忍正視余與二三友人乃盥沐齋戒瞻拜於孟林古木參天廟貌嚴肅累朝勑命士夫讚咏勒諸貞珉不可殫述信乎七篇仁義之旨有功萬世可以繼響塗山也然斷機堂述聖祠皆傾圮不治賢聖委草莽俯

仰檻字令人太息九十里至滕縣河流涓涓瀠迴境內榜曰善國文公行井田處也邑人世祠之戰國若秦楚齊梁諸君汨没於聲色貨利之交攻伐捭闔之術當時何赫赫也千年之後既已化為白楊衰草矣求陌錢盂飯之享不可得文公獨血食兹土仁人之言其利溥所謂附驥尾而名彰者歟初八日至夏鎮夜宿逆旅小樓上見運河中左弁船千餘艘絡繹不絶中載婦女割肉扇枕甚有畫眉自若者或有淡衣舊帕哭聲哽咽掩面

於船艙中窺其形則絶不可得也余旣已倦於長途乃舍陸登舟夜泊丁家集菰蘆中𣫍如指頂大羣飛噬人目睫不得交起坐者乆之南望豐沛西望蕭碭氣佳哉鬱鬱葱葱念龍準公以泗上亭長豁達大度卒能創炎漢四百年之業也過徐州崇崗複嶺數十百週㪚而復合觀曹劉戰處低徊不能去一百五十里至邳州子房受書老人處也今尚有功成身退託遊赤松若而人者乎一百二十里至宿遷謁項羽祠悲其以喑啞叱咤之

資不務遠畧而惑於衣錦夜行之說也比數百里皆於黄河内行舟怒浪觸天驚濤湧日每至波湍瀠廻鬧飄忽上下從者變色予披圖嘯歌澹如也自此而清河桃源淮揚淼淼然水國巨澤矣凡余之所遊者固人之所共遊然憑弔俯仰亦各有懷聊以志一時聞見而已若夫訪五岳探奇勝煙月雲霞盡入吟橐則請俟之異日

魏氏先塋記

魏氏先塋記者記魏氏之先塋也先塋則何為記之吾

祖宗之魂魄棲於此故不可不記也魏之得姓久矣肇於周封於晉大於戰國盛於漢唐宋其支派不可得考矣在有元之季有寒臘公者居路村因葬於彭水之陽高廟之東北今石碑刻魏氏始祖之墓是也魏氏自始祖分而為二所謂東西支也六傳而至司訓公司訓公名儒也實生澄齋南郭東樓三人而澄齋公遂受封為都憲澄齋公生慎齋公槐川公一為縣令一為總督晉大司馬而魏始昌然發源在司訓公始祖之塋西數十

武居中而葬者為司訓公次則封僉憲澄齋公而慎齋則澄齋公嫡子樂吾公又慎齋公之嫡子也皆葬于澄齋公之前矣司馬公既貴沒乃葬於始祖之東今所立大司馬魏公塋坊是也其南郭公諸子孫則稍遷於塋之前後而東樓公一支僅有一二子孫矣樂吾公宗子福伯早沒無嗣侍御贈總憲乾仲公樂吾公之仲子也以貴復遷於城北泲水之原子孫之從者半宗子封總憲拙菴公沒遺命復塟於司訓公祖塋之左其他大小

塋兆不可勝記或因貧乏荒歲卜居他邑流離外省死而塟其地者又不能勝數也拙菴公既修家乘介復踵增補述其源流本支亦既燦然可睹令聊記二塋之大畧刻之貞珉使後世子孫有所考據庶幾過墓生哀而不忘仁孝誠敬之意若我祖澤之深遠鬼神福佑雖千秋萬禩此地蒸嘗繼續亦必無陵谷變遷之憂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則余作記之志也夫

關夫子送木記

昔余先祖乾仲公為諸生時苦志讀書常在於夜或至四皷大暑之月尚親燈火以温水置足下熱極則濯濯已復讀常立課程誦抄講課未嘗一日有間也樂吾祖住南街其宅之後門關夫子廟也於萬歷甲午之歲夢關夫子降臨入大門樂吾祖肅迎至一北小屋屋内供祖先神主樂吾祖置椅看坐關夫子斜僉其椅曰爾祖先在上也坐定茶訖關夫子曰有大木二根送與令郎一根樂吾祖拜而受之是歲遂中鄉試其後屢上公車

不第先祖乾仲公教授生徒益加淬厲至癸卯之冬樂吾祖復夢關夫子至其迎候之禮如初坐定樂吾祖敬問尊神何以降臨關夫子曰先許令郎那一根大木如今送来樂吾祖仍拜而受之甲辰遂中會試是可見先曾祖與先祖德行淳備學問優贍是以感神明之臨有賜木之瑞令之子孫繁昌科第綿遠皆功德之所遺也余自垂髫時聞之於先子拙菴公蓄於中心久矣故志之於籍後之子孫永念之哉

聖學知統合録說

吾序述知統録自伏羲至薛瑄而止吾序述知統翼録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菴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録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

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褋伯功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為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脩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

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無用之體非體也無體之用非用也後世之學者知性之本性而格物致知主敬存誠不為私欲所染不為物累所牽則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合一之理而惟賢希聖惟聖希天盡人盡物參贊位育皆不外此而得之矣

吾齋說

吾齋之中除四書五經孝經小學外其次應覽之書曰

左傳也史記也前漢書也後漢書也五代史也蘇子由古史也司馬温公資治通鑑也朱文公通鑑綱目也皇明通紀也皆史之要者也此外史尚多存之以備考焉昭明太子文選也真西山文章正宗也八大家文鈔也陸宣公文集也韓昌黎文集也皮日休文集也歐陽文忠文集也蘇東坡文集也方正學文集也衣中郎文集也趙儕鶴文集也皆文集之佳者也此外文集尤多有則存之以備數焉無亦不必購也四書大全也五經大

全也性理大全也二程全書也朱文公文集也河洛淵源録也近思録也陸象山文集也薛文清讀書録也髙子遺書也皆理學之要者也此外論學書尚多有則存之以備參焉無亦不必購也而詩集之中又有佳者則陶淵明王摩詰韋蘇州杜工部李太白陸放翁李空同若唐詩品彙宋元詩選古詩歸唐詩歸李于鱗詩選以及唐人選唐詩中州詩之類以備詩之一班而已夫古今之書汗牛充棟即窮年矻矻不能竟也譬如海內名

山即抱濟勝之具者能遍爲登陟乎故書吾取其身心之有益者而已山吾取其目力之可及者而已陳眉公曰吾有三願一願識盡天下好人二願讀盡天下好書三願閱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不能但相遇時莫輕易放過耳此可謂之知言矣

借書說

書可借乎曰可書以言理也彼人之借書者將以求明乎理以書爲鑑弗借則無由開發之書何可以不借書

可輕借乎曰不可書以言理也彼人之借書者未必求明乎理以書為郵輕借則如同捐棄之書何可以輕借故凡借書者當視其人其人為吾性命之友也則可以性命之書借之其人為吾經濟之友也則可以經濟之書借之其人為吾文章之友也則可以文章之書借之否則雖稗官小說且不可假手而況於帳中之秘乎吾讀字彙而知瓻為盛酒之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人借書以此盛酒酬之故語云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宣城

梅誕生曰今人誤以瓻為癡遂云借書與人為一癡還書為一癡夫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有余獨以為不然古人之借書者是必如吾所謂性命之友也不則經濟之友也又不則文章之友也故借以一瓻還以一瓻以酬酢為欣賞耳今借書未必同於三者之友或高閣數月以致缺少傷損竟為破亂者有之况借之也無一瓻還之也無一瓻而輕借輕還是非癡乎是有感而言之非誤也

三大火聚說

李卓吾曰余老歸空門患目疾與妄思設三大火聚以待世間之書一曰炎祖龍之火以待儒書凡儒林道學剽賊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曰然須彌之火以待釋典凡文句語録駢贅無依者投畀於是一曰扇丁甲之火以待玄文凡經方符籙誕謾無稽者投畀於是蓋嘗用是法以銷歸世間文字雖大地為紙微塵為墨而吾以灰心閉目寘置之而有餘余則謂儒林道學剽賊無根者

固宜投畀祖龍之火而近世酬應惡詩腐文及淫穢小說為人心之害尤甚其投畀祖龍之火更急也文句語録經方符籙大約為乞丐僧道為衣食計而妄作者不必寓目即宜付之須彌火丁甲火矣然卓吾之老歸空門但以斷除妄思亦豈遂為知道乎

跋張魏公小像卷後

才與運會遘而後得成其功德與學問合而後得著其業自古名臣往往若此若宋室大臣如張魏公者誠所

謂卓爾不羣之豪傑也觀其屢膺重任鋭意恢復部分諸將不主和議雖未能進取中原然臣子之義固無負矣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揺動尤可謂知公之深也其子敬夫又與晦菴朱子同衍孔孟正學之傳宜今日子孫之篤實而昌盛也余瞻其遺像不勝緬懷矜式又何必以成敗論之哉

選詩選跋

選詩選者何選昭明太子之選詩也詩以言志兼才與

情與其才勝於情也寧情勝於才詩三百篇皆以情勝者也情而要之於性故纏綿肫摯之什無不與五倫相關即降及鄭衛風斯下矣而懲惡勸善猶足引人於勝地焉兩漢詩極近古乃選中寥寥僅及蘇李贈答及古詩十九首等作未免遺珠之恨曹氏父子以縱橫激發之才橫槊馬上慷慨興歌非仲宣公幹諸人所能方駕晉宋之際騖華忘實開綺靡陋習之濫觴而左陸三謝與鮑顏諸人駘蕩俊腴華不掩質亦各有可觀者若乃

優柔温厚曠識逸懐淵明當為獨步餘子瑣瑣人或一二篇篇或一二句雖一臠足快恐全豹未盡窺也此其選詩之梗槩乎余先君拙菴幼讀選詩晚年始加澄汰去取精嚴列於四家之首不肖省垣之暇再四較閲因付之梓蓋將使讀詩者因晉宋以遡漢魏因漢魏以遡三百篇攝才歸情攝情歸性以相引於勝地而不眩於綺靡之習是謂為選詩别開生面由此以登堂入室詎不易哉

古鄗北三十里鋪雨花菴募疏文

佛者覺也所以覺人之迷而使之悟也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震旦西域一也自震旦西域以至大瀛海之内小瀛海之外四大部洲億萬國土風俗不同其人情之馳逐於名利一也如來乃以慈悲心開清淨門示解脱義度人一切苦厄而諸經流傳於世誠有得於禪定之道不論在家出家如蓮花亭亭出於汚泥而不染豈非大安樂法自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花五

葉之傳盛行于世迨後之衲子遂欲棄文字圜墻枯坐合眉閉眼枉自誤却一生去西天路不啻十萬八千里矣不知宗之與教不可相離達摩因人溺於文字以云救耳豈如今人叅話頭之謂哉若有善知識以慈悲心開清淨門示解脫義不離如來所說不執如來所說十八界藴空三十二相不墮色與聲音即此是妙明圓覺之心無量安穩功德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着一粒米說法四十九年實無一法可說然亦何一法不可說耶

古鄗城在戰國趙武靈王時為邊境重鎮與中山相鄰其後光武即位於其城南五成陌千秋亭郊壇鬱鬱北八里為三十里鋪槐水在其北封龍在其西𤕤陶在其東水甘而土平有沙門蓮也者江右人幼薙髮於匡廬長問法於維揚遍覽經典深通禪悅北遊京師受戒持淨偶過雨花菴誦持貝葉之文宣揚大乘之義演說三車分晰六道遠近善信聞之咸豁然解悟留之住錫蓮也曰吾緣其在此乎菴雖小是亦布金吉地也是亦鹿

死遺蹤也是亦度老病死海堅牢船是亦照無明黑闇大慧燈也是亦醫一切病者之良劑是亦伐煩惱樹之利刀也乃種樹乃葺垣乃設象乃請經乃具香火乃鳴鐘鼓每晨雞唱曉暮鴉集昏木魚之聲隱隱達於長楊廣陌闤閭有名利之客或乘鋒車或馳駿足王程廹急星火奔趍闤闠之未嘗不憬然發深省焉嗟乎古今旦暮也生死朝夕也富貴浮雲也皓齒蛾眉鶯聲燕語乃伐性之斧畫棟雕梁山節藻梲乃築怨之府山珍海錯熊掌

駝峯乃腐腸之藥衆葡金魚丹書鐵券乃黃粱之夢古今明眼人于熱閙塲中撒手歸來早尋閒静即士農工商于勞碌活計時一念猛醒認取根源視財利如糞土化煩惱為菩提則能仁之教益人豈淺鮮哉顧梵剎成則淨土可見於俄頃貲財詘而妙相莫彰其形容所望宰官之往來者檀越之滋殖者大發施捨之願絶去貪凝之私以共成盛事片語扼要等于寶筏一念直了即脱迷津故蓮也自題其册曰因果不昧欲知來世因今

生作者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因滅果滅因生果生生者未始不滅滅者未始不生生滅何窮因果何已不昧斯者為入三昧古云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吾續之曰撥轉頂門關棙子維摩方丈本非遥大衆須各自努力撑持早登彼岸

慕修崇光寺藏經閣大藏經疏文

自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白馬傳經乃有四十二章其大指在于離欲寂靜娑羅雙樹將入涅槃畧說法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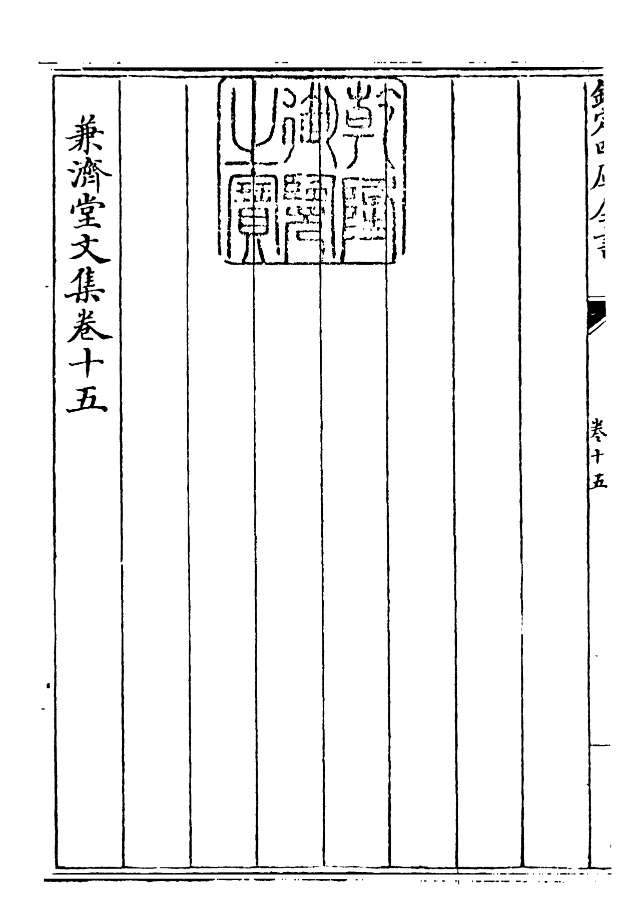
以戒為正順解脫之本戒則能生諸禪定也故曰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雖然欲持淨戒當得安穩功德住處功德住處不必天竺靈鷲也不必清凉五臺也不必天台鴈宕也不必熊耳少室也不必白岳九華也不必青城峨眉也不必日觀蓬萊也即此塵寰市廛之間而有叢林勝地二六時中節身時食清淨自活常勤精進折伏其心久之心如虛空即此便是極樂世界吾嘗見今世之學禪者不閱法

華金剛楞嚴揑槃等經詳其文義悟其深味顧乃東奔西馳瓢笠掛搭闖入講堂受喝受棒此如今之士人不向四書五經求聖人之道而日日背諷時文嘔心苦思染翰操觚雕蟲篆刻雖得功名終是富貴利達中人於道無與也鵝山大徳者栢邑人也嘗為士子蜚聲黌序有年矣偶以探親至于湖南忽遭吳逆變亂阻不得歸與余春山諸子游寶蓋源諸名山逢異僧說法有契於心慨然嘆曰大千茫茫人生碌碌妻子火宅轉盼成空

年過耳順不思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直待臘月三十日
閻王老子來呼喚時四大無主眼光入地如螃蠏落湯
渺渺游魂作何歸着耶於是決意披剃博覽經藏兼修
宗教未及三載頓而圓通洞庭以南蒼梧以西凡善知
識咸來參正會王師平定寇亂道路得通令子永生跰
足尋親得之寶蓋源山中痛哭求還鵝山漠然曰吾以
天地為室廬以山水為供養以生死為旦暮尚何以家
為哉乃永生必不肯歸且告之邑令及紳士令暨紳士

咸促之北歸以為有子如是何忍負之且明心見性隨地淨土豈必戀戀於此山也鵝山無以拒之遂歸歸而不見其妻栖於崇光寺之藏經閣下時而禪定時而唪誦鐘鼓隱隱梵音清徹遠邇居士咸慕而親炙之鵝山為之畧說佛法大意無生微言闡者生大歡喜心以為得未曾有於是善人張如生王體宋維商常進友等以寺之隳廢久矣即閣亦傾欹不蔽風雨經多散失盍募以修葺之鵝山曰是吾夙志也閣必宏大莊麗而後可

以棲神經必補殘序失而後可以度世雖歲儉貲乏徐徐而為之一年不竣願三年三年不竣願五年五年不竣願十年茲願既發豈可已乎愚公移山洵可師也余聞而韙之曰天下事以如是處之無有不辦自度度人咸在于斯遂述其顛末以告四方諸檀越之好善樂施者其認菩提之根以成般若之義



兼濟堂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蕪濟堂文集卷十六

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葉世華

兼濟堂文集卷十六

大學士魏裔介撰

辨 啟 策問 議 解 引 檄文 誌 賦

孔子晝息鼓琴辨

人心有動乎曰無動也其動者動於氣也氣何以動有所欲則氣動矣欲非心乎何以曰氣也曰心統性情性終不動也其情之自然而發者猶性之著焉譬如燈之

於火濕之於水也世以欲之動而誣情以情之動而不識性千古來夢夢久矣聖人之心有動乎曰人之心皆不動聖人之心何動也然凡人之心固不動而不能不動於欲聖人無欲而其所發之情皆中正和平故曰聖人之心猶太虛也若使聖人而猶動於欲則何以為聖人孔叢子載孔子晝息鼓琴一事吾疑之其言曰孔子晝息於室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為利欲之所發沉

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從入而問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可與聽音矣誠若斯言是夫子之心有所動於欲也聖人之心至大至虛有天下而不與視富貴如浮雲豈以猫鼠之微而遂移其心哉若有所移而動則大於猫鼠者祿之以天下繫馬千駟而有不動者乎杜子美詩人也猶曰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夫世事紛紜如猫鼠鷄蟲得失者何限子美不以攖其中而聖

人以之動其欲哉由是觀之必係附會之說孔叢子雖以聖人之裔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故不可以不辨

善惡皆天理辯

先儒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是言也愚不能不疑之夫所謂理者何也是人心中所具之德也其見於應事接物合於宜者則亦曰理字說曰治獄官曰理又曰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從玉然則人心之理亦最密矣故曰性

即理也理即五常之謂也其曰天理者言此理命之於天也理既命之於天順乎此者為天理逆乎此則非天理矣今先儒之言曰天下善惡皆天理是以人欲之私為秉彞之自然也楊墨之類無父無君其害天理亦甚矣又豈但過不及之間乎夫道者天下之公理也若以惡為天理則世之為惡者皆曰吾之惡天理也則聖人遏惡揚善之訓何以動之令世俗之人於為惡之人詈之曰沒天理此其言最醒豁可以發人之良心學者何

何必好高求異為也此所闗甚大愚故不敢不辯

辯天人之理非二

或問何謂天理曰天理即性之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吾性之理即天之理也故在天為春在吾性則為仁矣在天為夏在吾性則為禮矣在天為秋在吾性則為義矣在天為冬在吾性則為智矣在天土旺四季在吾性則為信矣此五常者乃天禀之自然自天子以至庶人自中國以及蠻貊無有

一人之不同者也故商書湯誥有曰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即天理豈空虛浩渺之天之謂哉但此天理操之則存捨之則亡故聖賢自危微傳心以後有克己復禮之語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天理何時不在但為私欲所蔽耳若能明能斷不為欲之所引情之所流而加以戒懼慎獨之功得喜怒哀樂之正則吾心之中無時無刻莫非天命之理之流行而其為聖人不遠矣是以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謂天之理賦於人者無不

實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人縱恣於人慾而不克自檢制其始也一念之私久之而念念皆私其始也一事之偽久之而事事皆偽甚而干戈弓矢生於樽俎戰伐戕殺起於骨肉害及蒼生覆其宗族孰非喪失天理之故哉歴觀史册較然如指諸掌也故吾謂性理之即為天理人能存心養性即所以事天孟子豈欺我哉

天竺夫子辯

友人唐山趙問源昔在甲戌乙亥之年與余有筆硯之好課業城東南隅之樸園所尊者孔孟之經所悅者程朱之傳所擬者史記與歐蘇之文伊時問源之文渣滓未化余為批閱必以直問源批閱余之文亦必以直甚相得也迨丙子問源先中鄉試壬午大比余亦僥倖鄉薦癸未赴公車改試于秋八月余會試卷已中復置而問源以第二名中會試然文未盡佳即會元陳百史亦但首作佳中庸藝及孟藝俱靡弱不稱龔芝麓曾告余

曰項水心于甲戌科取李青作會元江南人多笑之陳百史有文名嘗執贄其門故授之以題蓋揣摩半月而始就闈中灼然知其為百史也嗟乎國家取士大典顧可以私相授受乎水心百史皆文人也果若芝麓之言則近于僥倖矣其後問源為楚督學以到任稽遲降二級應補別駕因不赴補革職

廕祖李公為三省總督時鄉人有訟之者為之發聊城之矢其事得寢余丙午歸里問源來晤依依握手如生平歡然問源則老矣後愚

民翔建佛寺于嶝霧之頂遠近絡繹香火雲集而帝尭之祀或莫有顧之者問源作募疏建大蘭若榜其殿額曰天竺夫子余不以為然夫子至聖也故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問源少而崇尚理學長而得志科名既夫子東魯矣而又夫子天竺是不免陳相之譏矣且唐之王摩詰最號為尊信佛道者但曰天竺古先生而不敢曰夫子天竺果可以夫子稱之哉吳楚僭王春秋削而書子所以尊天子也義之所在余故不可以不辯

王陽明之學有是有非辨

或問王陽明之學何如曰是非聖人之學也或曰聖人之學何如曰觀四子之書則知聖人之學矣論語言仁孟子言仁義大學言恕中庸言誠推而致之天人合德道濟萬物聖人之能事畢矣陽明之學果有合於此乎或曰陽明之學主於良知知即覺也陽明以良知提醒斯世其意與先知先覺豈有殊乎曰陽明之言良知是也其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也良知何物即心之體也

人心無無知之時此昭昭烱烱者即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全是天理知正是善何得謂之無也而其徒巧為之說曰無善乃言其至善也若是則何不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直揵明白省却天下後世多少葛藤而乃為此流弊無窮之語也聖人何思何慮心如明鏡止水静固止也動亦止也以是為心之體即以是為性之體心中有性而豈無善無惡之謂哉至於格物之說異於紫陽知行合一近於蹶等此尤其小者耳余悲學者浮慕

陽明之說而不考其差謬之端流於天竺之學而不自知故存其良知之是而辨其無善無惡之非所謂瑕瑜自不相掩固不可槩以為是亦不可槩以為非也

荅趙總督啟

保釐黔土崇勲久茂於旗常節制越江新績益隆乎鎖鑰形標麟閣名重金甌恭惟閣下嶠閩間氣渤海毓靈節凜冰霜高風紹獨知之清獻資兼文武家傳宗半部之韓王筮京兆而江左留棠歷荒藩而越裳貢雉鬼方

華面久宣撫輯之猷海颶揚波特任腹心之寄位綜列
牧譽並長城遂使蛟穴鯨鯢懷好音於桑葚亦復湖光
楊柳遍淑氣於春臺錢塘弩發每瞻衣錦之軍白傅堤
成永勒常山之像干戈將偃鼎鼐竚調其冀北褰騶部
南未秉宰邀眄睞於荊州時慕聲華於天水蔡廓署名
紙尾自愧曳輪敬容謬職銓衡徒深覆餗乃瑶函雲下
稔風義之殷勤珠咳天來使汗感之交至伏願黼衣九
戢立蹐赤舄之勳福曜三台便見黃麻之拜藉手頌馳

因風禱企

與朱撫院啓

恭惟閣下紫陽垂裔碣石表風中吳留光宅之輝吏行氷上兩浙攬澄清之轡人在鏡中德威遠屆夫海壖風節流傳乎輦轂祥刑騰頌不聞六月飛霜來暮興歌祇凛四知介氣賦役均而鼠牙不咏軍民便而續絮皆恩尊萊西湖風落孟嘉之帽松杉南嶺月明庾亮之樓遥佇規黴彌深眷慕某自維樗櫟謬寄銓衡攻玉他山方

遡洄於越水傳鸞芳訊忽馳接乎秋風匏繫八年無分
還喬之想金殊百鍊何期射隼之餘辱教獎之多勤感
知心之有素投瑶靡報附鯉增慙玉露云殘朔飈將厲
伏惟為國為民彊飯自愛荒棫肅復統冀崇涵

與許撫院啟

天開越嶠麟臺宣耑越之威名地控禹圖虎莞肅提衡
之重寄夙深翹企載沐聲施恭惟閣下殿邦偉望經世
宏猷攀檻青蒲素著家傳之直探源懷孟允芑治法之

全西臺握紐於權衡北斗懸高乎日月肆惟吳會實切海氛風急艨艟旦暮備非常之警鴻哀杼軸閭閻修惟正之供歲必藉夫外寧時則籌其方畧以玆重任悉畀上卿鯨不揚波聲教東漸於外徼幅惟安堵恩威下逮於無疆蓋將資平攘以拊循行且倚裁成而輔相也某識慚藻鑑職愧衡銓員乘虛膺方玷山公之啟事停雲仰止欣聞蘧使以德音盥手開緘撫心沾汗伏願建牙吹角側耳露布之來持節宣麻佇目鴻恩之及

與熙宇傅太宰婚啟

誼重葭莩嘉禮式崇於合姓采存葑菲良緣藉寵於諸金時修六禮之初成序屬一陽之將泰幸獲諧於卜吉敬陳悃以抒誠恭惟台臺雨霖世澤舟楫家風身總烏臺黼黻贊皇猷之潤望尊黃閣鹽梅續帝賚之良卓矣柱石中流翽翽鳳鳴天上猗分宸章疊涣翩翩鶴算人間攬物望於東山佇星精於南極家修內則鄭康成盡室詩文閨肅姆儀謝太傅闔門風雅某樗櫟散材風塵

末品僊源錫羨奚止亢宗賓婺揚輝詎布超乘顧其夙同桑梓既叨世講之芬近列鵷班益契寅恭之雅邇以鴻案靡舉因之鵲巢久虛何期一縷紅絲克遂雙成白璧搴河州之荇菜樂窈窕以賦好逑遂澗沚之蘋蘩藉季齊而昭明信卜云其吉文定厥祥古禮式遵薄物初將於奠雁天心來復人事預啟夫迨氷節屆仲冬朔躅建子行且鸞翔旭旦會看鷗集平林伏祈俯賜芻聽慨允輪御俾世以及世派流奕葉之雲仍則綿而又綿蔓

行嘉瓜之日感豈服休之敢斁何飮德之能忘勒有副
函懇垂末照
與少司馬楊賢甫婚啟
鳳卜諧祥允兆赤繩綿遠雀屏騰瑞爰欽白璧輝煌天
上佳期報銀河之初渡人間勝事欣玉杵之相逢恭惟
台臺夔鼎才華棟梁德器兩榜文高白雪直標王盧駱
之先九遷業著青雲遂跨哥溥榮之右永奠兆民於花
縣戎罯鶯遷普收多士於棘闈宗曹鵠立霜府分中丞

之座都哉深荷匡違星軺秉上祀之珪行矣誰堪逆祉寄鹽梅於謀國獨追伊旦之勲占風火於型家共羨姬姜之秀某身肩大任覆餗時憂心愧虛名歸田莫遂浮沈宦海望闕但不敢忘君奔走泥塗過庭又安暇教子是以令淑媛四德夙銘心自克釆蘋南澗至於長豚丁一經甫在口何堪坦腹東床所恃昔同科今同職臭味久契於懷人因思男有室女有家扳衣當求夫知已非葑無狀忘希妙選於乘龍桃李有心先達徵誠於奠雁

金風送暑似天遺貯屋之金玉露零秋豈人杏鏡臺之
玉試觀春來天上果然喬木之引青蘿因知美合人間
何必御溝之題紅葉匪媒不得敬馳尺素之書其新孔
嘉貯俟千金之諾

與少司寇于岱仙求婚啟

鸞書式締瑞烟宮栁方新鳳卜欣諧佳氣春城並麗信
天緣之有自幸地望之得攀聲氣見投行六禮而伊始
姻婕是結期二姓之交歡願託葭孚敬修筐篚恭惟台

臺郎山毓秀灊水呈祥高大閭門隂德久留寶籙冠裳燕國聲華特擅縹緗初對策於彤廷遂持斧於豸繡膱巡著績賸賁海而官山棘院衡文拔圓圭與方璧暫藉清卿以澄叙旋司邦禁而明刑玉燭克調總屬秋官之制金鈞執法羣煦冬日之温何喬松下逮於絲蘿姻聯蓬户念蒹葭猥倚乎玉樹焜燿高軒弟驥附兩闈蟬聯同署調梅昔日慭伴食之貽譏漱石連年信懸車之足樂乃誕毓小山敢附春秋僑扎遂俯從下里竊追唐代

朱陳但令息質秀金閨蚤諳京陵世範而小兒學疎蒲
葥恐非鉅鹿奇姿自愧葑非輒徼姻好數十載訂以心
交憑依月老只片言已蒙金諾庇及雲孫想所取在詩
書易禮之緒未失其傳且相與於文章意氣之間不期
於迹此日既諧卜鳳抑將下陳榻於賓筵他時不忝乘
龍何止得戴經於甥館伏願光風盼睞滄海優容百歲
慶同心調琴瑟於燕喜一堂稱五福祝川阜於鶴齡鬱
鬱金蘭二姓永門庭之喜色綿綿瓜瓞千年昌嗣續之

鴻麻肅裁蕪言仰希瑶報

答梁十二親家求婚啟

麟趾發祥咸溯家聲之餘慶鳳占叶吉羣知世德之協昌源遠則流長喜門閭大而益大枝高能下逮幸縧蘿親以及親氷上之人語方來月中之仙籙早定承盟有地作合自天恭惟台臺玉振金聲珠聯璧合學宗千乘依然洙泗之傳品重伯鸞焕矣夏陽之派上應昴畢星躔之燦光華照耀中台下鍾滹沱地脉之靈雅度汪涵

千頃貫穿經史搜五車二酉之奇馳騄馬班邁七發兩
都之麗承簪纓於累葉似揚彪繼震秉而作公振棣萼
以聯芳如謝萬同奕安而秉鉞干青雲而直上佇看獨
步蓬瀛持赤幟以先登行作華班領袖弟譜分桑梓社
共枌榆昔件食於中書多慚補衮今懸車於下里獲遂
初衣叨葑菲之不遺敢曰門同王謝欣蔦蘿之有托實
因村近朱陳伏諗令郎合浦明珠會且探珠驪下藍田
美玉定將鳴玉螭頭小女少長蘭閨未諳大家之訓緋

徊柳絮猶慚道韞之吟乃擬周南荇菜之流漫咏好逑於君子亦藉豳風斧柯之伐得成嘉耦於名門繡閣待乘鸞樓上簫聲吹夜月畫屏開射雀函中錦字剪朝霞六吉徵謙百朋拜益思報瓊而懷愧幸倚玉以知榮伏覩坦腹受經齊眉耀彩雝雝鳴鴈即題鴈塔之名矯矯乘龍遂奪龍頭之錦琴瑟鐘鼓洽永好於百年弓冶箕裘致鴻庥於奕禩

荅永年冀大司空婚啟

華胄振洺州喬木盤根久重鼎奭之望良緣成月下猗
蘭奕葉聿開堂搆之光聲氣見投荷金蘭之夙好婣婭
是締叨葑菲之不遺既辱先施敢酬嘉命恭惟台臺五
緯儲精兩儀毓秀晉家食采仍兹郤芮之宗高士鹽耕
蔚起武安之派筆下文章巨麗豈特班馬推聲朝中位
望崇隆直與夔龍接武治醝於股肱之郡更聞浙水刑
清運籌於喉舌之司旋見西臺政肅將自司空而立相
遂同四岳以咨垂玉鉉允調總屬冬官之制旂常載勒

式昭時叙之功赤城之建為霞每餐沆瀣藍田之種皆璞行琢璵璠乃喬枝下逮於蔦蘿姻聨鍾鼎而嘉賓且勞以式燕光賁銜茅弟昔忝調梅愧伴食之無補今耽漱石幸懸車之有年斧伐初傳敢附葛藟於王謝紅絲遂結幸聨瓊佩於朱陳業敦毫素之交更洽鳳鸞之美顧令郎奮姿碧漢佇看萬里騰驤而弱息守訓巾閨未嫻大家訓誡披衣惟腹坦牀東增逸少之聲舉案與眉齊閤裏表梁鴻之德盍朋拜賜惠好我之雲箋宜其家

人和周南之雅詠秉龍才子欣逢雀映金屏隨鶴仙人
喜聽簫鳴玉管會見苴葱雙聯繫臂芙蓉並繡同心五
福備疇紹箕裘而豹變百年眷合綿世澤於螽繩恭報
執柯敬因裁椿

山西程策第二問對

令夫善為學者求之於其源而已不窮其源堅白異同
之說起而勝之則羊亡於多歧善為學者致之于其用
而已不致其用雖炙轂談天且為俎豆稷下之徒而無

益損於世源者何經是也用者何經術是也上古不以經著有性不能無情有情不能無欲而後天地之心見君師之道興龍馬啟索於先天榮河肇爻于一畫是為易始墳典聚三皇之蹟丘索彙州野之文是為書始衣皮偕伉儷之好乾坤正衣裳之宜是為禮始葛天之牛尾八闋有熊之咸池三籟是為樂始敕天之載賡三章百工之卿雲兩和是為詩始嚚訟懲肖子之驕圯族書鯉熊之敗是則春秋之始自是尼父刪詩書正禮樂因

時以紀事著人以存天而六經之用與天地俱為不朽矣經淆而有子經駢枝而有傳有註然子自子也猶傳註自傳註也經言仁彼言蹩躠非仁經言義彼言踶跂非義黜仁義言道德道德化陰陽陰陽化楊墨而悖傷敎拘生畏險難遵是離經也離經者終不可以勝經經言禮彼曰王不襲禮經言樂彼曰帝不言樂黜禮樂治刑名刑名化縱橫縱橫化法術而嚴寡恩詐棄信名失情是叛經也叛經者終不可以竊經此經所以維風範俗

而為百世不祧之宗也說者曰經盛則才盛經衰則才衰才盛則治盛才衰則治亦衰治亂盛衰如燈取影響應聲秦燼經經不燼於秦秦自燼耳詩書之焰未熄咸陽之火已炎故秦無經漢興馬上絳灌諸大臣不悅文教疑無經者也自鼂錯遺濟南古文出魯壁而始有書其詩禮春秋易各有大小夏侯轅固韓嬰高堂生胡毋生杜田生等學武帝抑百家尊六經元光元狩公卿將相炳炳麟麟漢之經盛漢之文章亦盛漢之文章盛漢

之事業亦盛矣然或者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
而經亡意在註疏訓詁之學未達于性命之指乎故漢
有經之用而未得經之源魏晉之際土裂于寇恩戕于
宗堂淪于陛威擅于闈故魏晉以下無經唐人之為經
也以襲而成其疎其時劣明經優辭賦風雲月露靡襲
六朝唐人以不精經之故而歧文與經為二則唐有經
而無經宋人之為經也以易則有程傳朱子本義詩則
有朱子集註春秋則有胡文定傳書則有蔡西山註他

若邵子之皇極經世易象之别解也張子之正蒙西銘禮經之遺義也紫陽之通鑑綱目春秋之續筆也周子之太極圖通書圖書中庸之秘奥也極深研幾直接洙泗心傳可謂有經矣然一則阻於王安石章惇再則阻於韓侂胄未嘗一日得行於時而反指之為偽學徒與其徒私淑于其身而已則宋之時得經之源而未得經之用明興修五經大全性理等書得理學之正傳故嘉隆以前一道同風人材蔚然興起自王龍谿李卓吾之

徒亂之叛之以道學為詬厲而士習大壞牛鬼蛇神託
至於亡則明之時其初有經而其後無經
皇上法古無懲監于前代以網羅天下士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則所以因其窮以求其通者不可不講
矣一曰去累所以聚學也蟯之蹟也丸累之坊刻之牘
士之丸也而彼以為徑變之而精神一精神一則抱璞
者不必刖而懷石者必不收矣一曰端型所以修業也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學宫者士之車也而今鞠為

茂草重其所為非通經博史者不儗授非有其人不授即非有其效不遷矣一曰探策所以核實也炫櫝者還珠不如徑探其珠也蓋文辭旁引執燭可以說燕疑義直陳指鼠難以名璞也一曰清問所以訪道也撤霾者待日經術隂霾以人主之精神為日如太后受尚書太子通論語天子可平公穀同異也一曰尊師所以示的也航海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悟師範者人之斗極也蓋命教胄子后夔可以典樂天叙有典維契乃任司徒

此又鼓舞變化不在下而在上之大畧也操此五要去彼數失興經學治性情將見窮鄉下邑人慕稽古之榮士解道腴之樂所謂得經之源而併得經之用於以衍洙泗濂洛之正學弘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治其必權輿於此矣

墾田增户議

當今吏治墾田增户為要必嚴立考成之法以裕國課以富民生葢國家創立大業惟是務本力穡食足兵强

樸者耕而壯者戰此所以撫皇圖而跨有萬方也乃海宇一統民生未和樂者以生穀之土未盡墾而民多流離自明季以來各省直田地荒蕪戸口虛耗有司因循舊習未能招徠撫恤荒地之糧既加於熟地亡丁之銀復派於地畝農民重困地愈荒而逋欠愈多矣況今蝗蝻流行方數千里民無宿儲何以卒歲故荒地亡丁之稅不可不免也荒地亡丁之開墾增復尤不可不急也今宜定為程式凡荒殘州縣有司以到任之日為始查

報荒地亡丁若干歴仕既久能開復如全盛時者為上立加優擢復三分之二者次之復三分之一者又次之否則不得與於薦剡偽飾者論以欺誑之罪撫按疏薦亦必開具實數上聞其原無荒亡丁地方不在此例賞罰既明勸督必力數年之間富庶可望雖然撫按者守令之表帥汰冗役以歸南畆設牛種以貸貧民導水利以資灌溉省傜役以勸農桑一轉移間草野受福則責成為更要耳

踏勘蝗荒議

海内生靈當兵荒蹂躪之後骨立而存實萬死之餘幸出水火登袵席臣民胥慶從此永樂昇平四年以來風雨以時倉箱不匱至於今歲嘉禾壓地賡歌大有真數十年未見景象也不意蝗災流行秦晉燕趙剥食甚慘百姓迎蝗陣而跪禱大聲悲號三春勞苦盡成枯幹慘苦之狀不忍見聞雖撫按大畧奏報例應該部差官踏勘災傷方定蠲免分數但所在被災沿數千里非如旱

澇單在一方一踏便明况各處被災必不能齊道里遼遠部臣差官猝難遍及小民田間狼籍有梗無穗之餘收之無實棄之可惜若勉强收之恐踏勘徒存空地蹈冒報傷災之罪若槩不收拾轉眼孟冬寒氣凜冽並麥地不及耕種則來歲之生意盡矣愚以為不若責成撫按轉行道府委廉幹官員分投逐段查明確報既查之後即以大張告示令百姓收拾殘禾及時種麥不至坐待查勘抛廢農業然後差官所到采訪報部分別蠲免

果有虚冒罪坐所司如此則事約易舉千里之間往返不過半月耳百姓雖無望於西成尚有冀於來歲也不然蝗食已苦殘禾在地部查未到坐失農時煢煢小民是再傷也

西銘理一分殊解

龜山先生上程子書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而程子答之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殊龜山第二書

曰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
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
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意言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
分殊哉伊川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朱子謂䆒
山語録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
其分殊所以為義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此論大非答書之比
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歟余觀西銘大意大抵

以天地為父母以民物為胞與以大君為嫡宗以大臣為家相乃直指仁體發明人生之初同出於天地之意初非以生我之父母言之謂天下之百姓與已之兄弟同胞無異也其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則亦承上文而言之耳程子言理一而分殊正是此意所以朱子曰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然有個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

為宗子為大臣為家相其理雖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又曰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詳味朱子此言又何有兼愛之疑哉至於綱領在

其體其性之之言總令人求仁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

蘇州九龍山義塚引

昔者王政之行其民各有分田以為恒產即以其餘為墳墓不幸而死則子孫藏其衣冠立主家廟以為之祭而又歲時登丘隴觀松楸致思慕焉若鰥寡孤獨無歸者人君代為經理祭厲有典不使其精魂無依而作為災沴也王制衰息富貴者侈棺槨衣衾之美緦麻成行

貧困者或至暴露原野束縛山岡亦不可得仁人君子有志斯世斯民者每為三嘆余嘗讀唐史而見唐太宗掩瘞隋季暴骸深嘆其用心之仁業請於朝見之施行矣兹九龍山刱制義塚俾貧而葬地者皆得奉櫬窀穸而又別置閒地以掩遺骼此不忍之懐擴充最為親切有合於王政之大者也而出於貧賤之士為尤難吳子西友父子之所為豈不賢於尋常萬萬哉雖然吾聞西友孝子也孝子錫類不匱因兹買山之德而化導里人

絶水火之厝以復典禮則孝德之所及其後且有達人豈區區贈言之足以盡其美耶

擬傳諭滇黔檄文

帝王君臨天下凡聲教所暨莫不來享來王非徒貪土地之廣人民之富誠體上天眷顧之意不欲使僻隅遐陬一物失所也在昔周初越裳氏慕聖人之德重九譯貢白雉漢唐以來隷在版圖與中原編氓無異是則素號嚮化非跳梁為患者比矣邇者明政不綱文武泄泄

賦繁刑酷以致盜起燎原國以淪亡李自成牧豎小人
攻陷燕都豺狼之輩影附若雲帶甲烏合幾於百萬宮
闕災於回禄縉紳斃於敲朴原野膏肉川谷飲血元元
塗炭不意復見太平天授我
大清皇帝應運龍飛闖門一戰摧枯拉朽士女謳歌卜
宅定鼎収葬龍髯網羅逸臣則是我有大造於明也然
後天戈西指全秦委命鯨鯢授首短狐革面嗣以江南
荒淫民不聊生義旗東下飛渡天塹福唐二藩啣璧恐

後雖王濬之入石頭高熲之擒叔寳衡其功績不啻逕庭茲肅王兵至蜀川勢成破竹獻䖍伏誅神人共快遂使蠶叢魚鳬之區復有披雲見天之日爾昆明滇池兩省㝉邇隣壤聽睹最真既懐徯后之思豈無雲霓之望但恐奸人乘機煽惑愚衆效任囂教尉陀之計將欲雄長一方南面稱孤殊不思彈丸黑子不過神州一郡我國家士如熊虎粟若丘山若扼普定之吭浮牂柯之江如舉昆崙以壓細卵決滄海而灌熒蒿耳且識時務者

在乎俊傑天之所廢不可興天之所與亦不可逆也故竇融舉河西以歸漢李世勣籍郡縣以附唐並膺封侯之賞隆丹券之寄載在簡册世所艷稱我皇柔綏遠人誠若金石能以土地軍民來歸者一體録用若執迷不悟或稱兵拒順逆我顏行玉石俱焚噬臍何及故茲持檄往諭慎之毋忽

栢鄉詩賦誌

論曰詩肇賡歌賦始湘纍所以吟咏性情調和倫物也

漢唐以降代有作者好學之士枕藉沈酣具載諸名家集及選本中茲一邑之間或過客憑弔懷古有思或邑彥著述倡予和女有闗興起莫不摭採亦風雅之餘義耳

南湖釣艇賦

人生蟣虱萬古刹那彭喬邈矣壽命幾何息心逆旅投竿水沱於是織箬蓆以為篷刳枯木以為舟風駛槳迅浪湧危漚墮片月於鏡裏攬灝氣於清秋中有寶鼎奚

囊酒鐺茶竈摘雲霞以為糧侶太虛而觀妙時有張子元裕白子見先同余欹斜於船板之上傾壺而酌依蘆而仰白眼層霄青雲林莽瀟湘筆意濠濮玄想若乃岸頹灘嘴灣轉平橋梛烟疊翠桃色舒嬌鷺藏味而不見雲襯霞而若燒船壓天而村失櫓潑水而星摇漁火暗而螢光起柁尾鳴而蟇足跳有懷擁棹何處停橈至如春渚星明秋沙蟾晧晴溪雪霽幽窻霧掃釆杜若兮方花搴芙蓉兮未老或聽雨焚香或讀騷藉草或餐山秀

於重重或襲颸涼於灝灝或傍綠篠於蘺根或聽黃鸝於樹杪旋復登艇理我釣絲持螯膾鯉其甘如飴睡足而覺食飽而嬉梧耻棲鳳山喜奔麋雖揚鬐未覲乎滄海而曳尾已足乎汙池又何必綵鷁畫舸艨艟艅艎而泛乎三江五湖之涯者哉吁嗟乎古人死矣白骨何知東風蔓草寒月子規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有美人兮山川間之乃命長鬚洗盞赤脚扣舷而歌杜甫之詩曰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又自為之歌曰身世飄飄一葉

艅浪花如捲晚峯青間來一枕浮鷗夢不許風波到野汀

懷古賦

余夏日炎蒸登樓避暑四望雲山千里在目緬懷古人聊為此賦以紀之後之覽者庶知此地衝繁自古而然兵燹繹騷民生何堪賴盛世生養再得良牧煦嘔庶能保其室家婦子不至為枯骸爾

登高樓以倚危欄俯栢邑之崇墉望堯山於咫尺想帝

子之肇封自伊耆以訖嵦嶨皆湯沐之包容其後乃陟於帝位兮徙河東之平陶總如天之覆被兮均踐土而食毛望東垣之古郡兮迅流瀆激而揚波來山右之繁峙兮浸東注而坡陀睇封龍之岑蔚兮山蜿蜒以巍峩環大陸之浩渺兮緬想禹貢之九河黄流徙而南奔兮此猶沆漾而滂沱滙漳洺槐洨泜澧兮底於衡漳而奔梭客有告余曰此古戰場也不見春秋而降趙最雄豪中山引水圍鄗氣驕武靈發憤韃櫜弓刀北連鴈代紫

塞為壕政死沙丘井陘啟道奏事車中亂臭魚蒐矯殺扶蘇亡秦末造此後禍水為災煬處飛燕哀平昏孱王莽篡擅一十八年民生若煎白水真人昆陽鏖戰虎豹慓奔尋邑敗竄駐節廣阿邯鄲內叛豆粥蕪亭麥飯滹沱河水倏而冰堅日月光華復旦附鳳翼而攀龍鱗位鄗南而宏翌贊有靈石之古蹟紛才人其染翰非神皐之奧區何以齊周召而嬔望散余曰是則然矣繼此更僕亦有可得而稱述者乎客曰唐自天寶之亂祿山既

滅思明繼誅魏博滄易並峙雄圖惟成德之强悍連瀛莫與平盧迨夫梁晉搆兵營於野水距栢鄉而為軍擁鐵騎以如螘矜玄甲之耀日見絳旗之塡委咄哉德威老將獻奇謀於亞子夜遷壘於高邑逸待勞而如兒乃次日以決戰摧長蛇與封豕梁由此其日衰晉昌熾而興起此舉關五代之興亡誅亂賊於既死他如宋室不競南北紛爭奉信王於五馬竟一旅之無成曁金元之已事每搶攘而縱横各役勢以雄長聊喘息其餘生惟

有明之一代稍沐浴乎太平今值
盛明之世文章禮樂巍巍煥乎其光榮含哺鼓腹歌帝
力於何有分百年之間徒見山高而水清

廣恨賦

昔江文通作恨賦淒惻動人但如秦帝窮奢極欲沙
丘告終無所恨李陵降北生墮家聲亦無足恨也惟
是古今治少亂多覆轍相躋余推其恨而廣之非獨
弔古生愴亦以志鑒誡之意爾

茫茫大塊運數難紀雖聖賢之代生歎駒隙之莫止維三五之明時迺各祿其淳理何澆偽之繁興紛譸張而多訾於是恨有千端書更累紙至若信陵救趙藺刎夷門湯沐封部歡飲平原合從六國無事盟洹一旦秦人反間疑生弟昆醇醪混迹國事日艱齎志而死秦乃稱尊若乃陳王首事號為張楚耳餘武臣並為心膂孔甲大儒躬負豆俎劉項之徒雲合飈舉一朝兵衂氣喪勢阻大業儵隳有如潮滑若夫典午不競南風禍煽八王

陵夷石勒排衍華亭鶴悲侍中血濺懷愍蒙塵青衣侍
宴痛哭何及椒漿莫奠及夫趙宋開基豁達大度杯酒
釋兵薄海嚮慕遠法帝堯兄終弟作燭影紅移母子託
顧光美德昭不永厥祚由後推前豈史之誤或有載溺
禍水捨身苦空投綆眢井覆尸颼風莫不魂揺噬臍遺
恨無窮望金闕而惝怳悵玉殿之殘紅已矣哉翠輦不
來兮永巷閉美人香銷兮歌舞絶芳草年年春苑生御
溝日日波聲咽感慨興亡不禁涕泗之交頤兮千古頌

聲歸我后之明哲

蕙濟堂文集卷十六